



第108期 · 2020年9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臨終

青楓：上期我們談樹，是以樹來比喻我們的生老病死，也就是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的發展規律。話雖如此，說到一個「死」字，好些人便不期然地擔憂起來。請問大和尚，我們如何面對這生死大事才算得上正確呢？

修智：所謂生老病死，這亦是輪迴的一個「代名詞」，是生命的「周而復始」。我們倘不想再受輪迴之苦的話，則要思考如何可以得到出離苦海。我們首先要清楚明白，苦，有兩種，一種是「身苦」，另一種便是「心苦」。有身必有苦，這是與生俱來的。有生，則有老與病，乃至無常死亡，無分聖賢或愚癡凡夫，是

人人有分，且無法避免的。「身苦」則會引致有「心苦」，但如果我們懂得處理，善於處理，「心苦」便會減輕，甚至可以說是消除了「心苦」。阿羅漢弟子亦有「身苦」，但沒有「心苦」。為甚麼呢？這就是因為他們懂得因緣果報的真理，不怨天尤人，凡事情的發生，必然要其因由。如果我們也能夠做到沒有「心苦」的話，則臨終之事，便會坦然面對。

青楓：「心無罣礙」便會來得坦然，所以重要的是，我們如何令自己「心無罣礙」。俗語說：「放下，自在」，《心經》說「心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



藍天白雲

這一年來，相信不少香港人心情欠佳。一浪接一浪的不如意，這疫情也不知何時真正來個了結？

在街道上，看到不少港人都似在沉默地行走，雖然戴上口罩了，也彷彿看到口罩後緊閉的嘴唇。也因為這樣，這些日子來再見到藍天白雲，心情總會開朗起來，儘管艷陽高照，也不當一回事了。心情，就是這樣的！

這天回寺上班，看到白雲下的妙法寺，心情也頓然愉悅起來。



想」。我想，這就是我們要真真正正學習佛法的一個原因。

修智：是的。剛才有信徒對我說，他有一位朋友，平時很活躍，開開心心地生活，有一晚，忽然昏迷了，而且胡言亂語，家人方寸大亂，急忙把他送院救治，醫生為他急救，危險期是渡過了。這位信徒希望本人幫幫他這位朋友，為他念經，解除病因。我說：「如果身體有病，而可以藉念經就把病消除，我何不先為自己得益在前，然後才推及所有的人！所以，面對現實，身病還需身藥醫。」

青楓：就是了，我也曾聽過：「如果念經可以消除百病，還要醫生來做甚麼！」

修智：因為病人在發病時胡言亂語，所以他的親友認為可能「有鬼纏身」，於是也請有關人士指點迷津。鬼神是有的，但很多時候，往往是自己疑神疑鬼，加上旁人繪聲畫影，似是而非。但是這做法，會擔擱延誤治療，對病情是不適當的。還是實事求是，請醫生診療，早日得以康復才是。

青楓：是呀，所謂「怨有頭，債有主！」有事情發生，首先要尋找出事情的根源，然後從源頭上去處理。這也正是我們常說的「治本」。真有仇的話，你也是避不了，要拿出一個解除怨恨的方法；如果沒有仇，你又何須去理會呢！

修智：如果念一念經，佛菩薩便可以保平安，恐怕世間沒有這麼便宜之事。佛菩薩教我們如何修持，修福修慧，方可得以離苦。但凡愚眾生作諸惡業，而要求佛菩薩代為消災，這是與理不合的。再者，做任何事，都是有一個實際的步驟吧！譬如燒飯，如果沒米、沒水、沒

火，而只是念念有詞：「我要燒飯，我要吃飯！」這就行嗎？你得要有一個燒飯的過程，先洗米，加水，然後生火，在適當的時間，才可有飯吃。行善積福才是我們的本錢。

經文有提及，如果一棵樹生長時，已向西傾斜，有朝一日，當這棵樹倒下時，必然向西倒塌。即是說，平日所行，已決定命終後的去向。倘相差些微，才說靠他力幫忙，改變方向。

經文也有教導：我們可以勸告臨命終人「萬緣放下」，如果因牽掛俗事而病可得以痊癒，乃至死亡可遠離，則這是一貼靈丹妙藥。但事實並非如此。既然如此，何不提起正念，依佛所教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施、念天。思惟平生所作善行，知道善因得善果，命終後，必然往生善處。如此，心無擔憂掛礙。再進一步，可依平日所修持法門，例如西方阿彌陀佛淨土法門、東方藥師佛淨土法門，兜率內院彌勒法門、觀音法門等等，一心不亂，稱念聖號，感應道交，向下一站出發。

青楓：俗語說「放唔低！」很多時候，我們見到一些人在臨終時，因為這「放唔低」而顯得辛苦，甚至是痛苦的！你剛才說「萬緣放下」這四個字，很重要，「萬緣」即是說所有，好的、壞的，也包括在內，如果不把這些都放下，如何可以安心「上路」呢！

修智：要達到臨終時可以「萬緣放下」，必須在平日訓練有素。如果平日是在斤斤計較，機關算盡的，臨終時可以「萬緣放下」，機率會有多少呢？



觀察

看花草樹木的生長，真是充滿喜悅，也聯繫到我們自己的生活與成長過程。

很多時候我們對一樁事物的觀察、欣賞，除了大體之外，還不妨細心一點看它的點點滴滴。像圖中這朵紅花，你看到甚麼呢？我則覺得它像一個小孩在愉快地起舞，特別是在陽光下，這種感覺更形突出。所以，我們欣賞一樁事物也不妨從多個角度出發，多方面地聯繫起來，這包括對「人」的觀感，我們不要盡在別人的壞處「打主意」，也不妨多發掘對方的優點。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復聽我說喻，慧者聞喻則解其義。蜚肆！猶如梵志有年少婦，方始懷妊，又前婦者已有一男，而彼梵志於其中間忽使命終。命終之後，彼前婦兒語小母曰：「小母！當知今此家中所有財物，盡應屬我，不復見應可與分者。」小母報曰：「我今懷妊，若生男者，汝應與分；若生女者，物盡屬汝。」彼前婦兒復更再三語小母曰：「今此家中所有財物，盡應屬我，不復見應可與分者。」小母亦復再三報曰：「我今懷妊，若生男者，汝應與分；若生女者，物盡屬汝。」於是，小母愚癡不達，不善曉解，無有智慧，欲求存命而反自害，即入室中，便取利刀自決其腹，看為是男？為是女耶？彼愚癡不達，不善曉解，無有智慧，欲求存命而反自害及腹中子。當知蜚肆亦復如是，愚癡不達，不善曉解，無有智慧，欲求存命，反作是念：「迦葉！若知我知我親親妙行精進，精勤不懈，無有嫉妒，亦不慳貪，舒手，庶幾，開意放捨，給諸孤窮，常樂施與，不著財物。彼因緣此，身壞命終，必升善處，生天上者，我今便應即行佈施，修諸福業，奉齋守戒已，以刀自殺，或服毒藥，或投坑井，或自縊死。沙門鳩摩羅迦葉！精進不應比我如彼盲人。」

蜚肆！若精進人長壽者，便得大福；若得大福者，便得生天長壽。蜚肆！汝應如是觀於後世，莫如肉眼之所見也。

蜚肆！若有沙門、梵志斷絕離欲，趣向離欲；斷絕離恚，趣向離恚；斷絕離癡，趣向離癡。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，見此眾生死時、生時，好色、惡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來善處，及不善處，隨此眾生之所作業，見其如真。

蜚肆王復言：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，但我如是見如是說：「無有後世，無眾生生。」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復更有惡而過此耶？

蜚肆答曰：如是，迦葉！復更有惡。迦葉！我有親親疾病困篤，我往彼所慰勞看彼，彼亦慰勞視我。彼若命終，我復詣彼慰勞看彼，彼亦不復慰勞視我，我亦不復慰勞看彼。迦葉！以此事故，我作是念：「無眾生生」。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復聽我說喻，慧者聞喻則解其義。蜚肆！猶如有人善能吹螺。若彼方土未曾聞螺聲，便往彼方，於夜暗中升高山上，盡力吹螺。彼眾人未曾聞螺聲，聞已，便念：「此為何聲？如是極妙，為甚奇特！實可愛樂，好可觀聽，令心歡悅。」時彼眾人便共往詣善吹螺人所，到已，問曰：「此是何聲？如是極妙，為甚奇特！實可愛樂，好可觀聽，令心歡悅。」善吹螺人，以螺投地，語眾人曰：「諸君！當知即此螺聲。」於是，眾人以足蹴螺，而作是語：「螺可出聲！螺可出聲！」寂無音響。善吹螺人便作是念：「今此眾人愚癡不達，不善曉解，無有智慧。所以者何？乃從無知之物欲求音聲。」

是時，善吹螺人還取彼螺，以水淨洗，便舉向口，盡力吹之。時，彼眾人聞已，作是念：「螺甚奇妙！所以者何？謂因手因水因口，風吹便生好聲，周滿四方。」

中阿含經 蜚肆經

如是，蜚肆！若人活命存者，則能言語共相慰勞；若其命終，便不能言共相慰勞。蜚肆！汝應如是觀眾生，莫如肉眼之所見也。蜚肆！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，趣向離欲；斷絕離恚，趣向離恚；斷絕離癡，趣向離癡。彼以清淨天眼，出過於人，見此眾生死時、生時，好色、惡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來善處及不善處，隨此眾生之所作業，見其如真。

蜚肆王復言：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，但我如是見如是說「無眾生」。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復更有惡而過此耶？

蜚肆答曰：如是，迦葉！復更有惡。迦葉！我有有司收捕罪人，送詣我所，到已，白曰：「天王！此人有罪，願王治之！」我語彼曰：「取此罪人，可生稱之，生稱之已，還下著地，以繩絞殺，殺已復稱。我欲得知此人為何時極輕柔軟，色悅澤好，為死時耶？為活時耶？」彼受我教，取此罪人，活稱之已，還下著地，以繩絞殺，殺已復稱。彼罪人活時，極輕柔軟，色悅澤好，彼人死已，皮轉厚重，堅不柔軟，色不悅澤。迦葉！因此事故，我作是念：「無眾生」。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復聽我說喻，慧者聞喻則解其義。蜚肆！猶如鐵丸或鐵犁鑕，竟日火燒，彼當爾時，極輕柔軟，色悅澤好。若火滅已，漸漸就冷，轉凝厚重，堅不柔軟，色不悅澤。如是，蜚肆！若人活時，身體極輕柔軟，色悅澤好。若彼死已，便轉厚重，堅不柔軟，色不悅澤。蜚肆！汝應如是觀眾生，莫如肉眼之所見也。蜚肆！若有沙門、梵志斷絕離欲，趣向離欲；斷絕離恚，趣向離恚；斷絕離癡，趣向離癡。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，見眾生死時、生時，好色、惡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來善處及不善處，隨此眾生之所作業，見其如真。

蜚肆王復言：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，但我如是見如是說「無眾生」。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復更有惡而過此耶？

蜚肆答曰：如是，迦葉！復更有惡。迦葉！我有有司收捕罪人，送詣我所，到已，白曰：「天王！此人有罪，願王治之！」我語彼曰：「取此罪人倒著鐵釜中，或著銅釜中，密蓋其口，於下燃火。下燃火已，觀視眾生入時出時，往來周旋。」彼受我教，取此罪人，倒著鐵釜中，或著銅釜中，密蓋其口，於下燃火。下燃火已，觀視眾生入時出時、往來周旋。迦葉！我作如是方便，不見眾生。迦葉！因此事故，我作是念「無眾生」。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我今問汝，隨所解答。於意云何，若汝食好極美上饌，晝寢於床，汝頗曾憶於夢中見園觀浴池、林木花果、清泉長流，極意遊戲周旋往來耶？

蜚肆答曰：曾憶有之。

迦葉復問：若汝食好極美上饌，晝寢於床，爾時頗有直侍人不？

答曰：有也。

迦葉復問：若汝食好極美上饌，晝寢於床，當爾之時，左右直侍頗有見汝出入周

中阿含經 蜚肆經

旋往來時耶？

蜚肆答曰：正使異人亦不能見，況復左右直侍人耶？

蜚肆！汝應如是觀眾生，莫如肉眼之所見也。蜚肆！若有沙門、梵志斷絕離欲，趣向離欲；斷絕離恚，趣向離恚；斷絕離癡，趣向離癡。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，見此眾生死時、生時，好色、惡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來善處及不善處，隨此眾生之所作業，見其如真。

蜚肆王復言：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，但我如是見如是說「無眾生」。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復更有惡而過此耶？

蜚肆答曰：如是，迦葉！復更有惡。迦葉！我有有司收捕罪人，送詣我所，到已，白曰：「天王！此人有罪，願王治之。」我語彼曰：「取此罪人，剝皮剔肉，截筋破骨，乃至於髓，求眾生。」彼受我教，取此罪人，剝皮剔肉，截筋破骨，乃至於髓，求眾生。迦葉！我作如是方便求眾生，而竟不見眾生。迦葉！因此事故，我作是念「無眾生」。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復聽我說喻，慧者聞喻則解其義。蜚肆！猶如事火編髮梵志居近道邊，去彼不遠，有商人宿。時，諸商人過夜平旦，匆匆發去，忘一小兒。於是，事火編髮梵志早起案行商人宿處，見一小兒獨住失主，見已，念曰：「今此小兒，無所依怙，我不養者，必死無疑。」便抱持去，還至本處而養長之。此兒轉大，諸根成就。爾時，事火編髮梵志彼於人間有小事緣，於是事火編髮梵志敕年少曰：「我有小事，暫出人間，汝當種火，慎莫令滅！若火滅者，汝可取此火鑽求之。」爾時，事火編髮梵志善教敕已，即至人間。於後年少便出遊戲，火遂滅盡。彼還求火，即取火鑽，以用打地，而作是語：「火出！火出！」火竟不出。復於石上加力打之：「火出！火出！」火亦不出。火既不出，便破火鑽十片、百片，棄去坐地，愁惱而言：「不能得火，當如之何？」是時事火編髮梵志彼於人間所作已訖，還歸本處，到已，問曰：「年少！汝不遊戲，隨視種火，不令滅耶？」年少白曰：「尊者！我出遊戲，火後遂滅。我還求火，即取火鑽以用打地而作是語：『火出！火出！』火竟不出，復於石上加力打之：『火出！火出！』火亦不出。火既不出，便破火鑽十片、百片，棄去坐地。尊者！我如是求，不能得火，當如之何？」爾時，事火編髮梵志便作是念：「今此年少甚癡不達，不善曉解，無有智慧。所以者何？從無知火鑽作如是意求索火耶？」於是，事火編髮梵志取燥火鑽，火母著地而以鑽之，即便火出，轉轉熾盛，語年少曰：「年少！求火，法應如是！不應如汝愚癡不達，無有智慧，從無知火鑽，作如是意求索於火。」當知蜚肆亦復如是！愚癡不達，不善曉解，無有智慧，於無知死肉乃至骨髓求眾生。蜚肆！汝應如是觀眾生，莫如肉眼之所見也。蜚肆！若有沙門梵志斷絕離欲，趣向離欲；斷絕離恚，趣向離恚；斷絕離癡，趣向離癡。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，見此眾生死時、生時，好色、惡色，或妙、不妙，往來善處及不善處，隨此眾生之所作業，見

中阿含經 蜚肆經

其如真。

蜚肆王復言：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，但我此見，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癡取，終不能捨。所以者何？若有他國異人聞之，便作是說：「蜚肆王有見，長夜受持，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斷捨。」迦葉！是故，我此見欲取、恚取、怖

5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聽我說喻，慧者聞喻則解其義。蜚肆！猶如朋友二人，捨家治生，彼行道時，初見有麻，甚多無主。一人見已，便語伴曰：「汝當知之！今此有麻，甚多無主，我欲與汝，共取自重，而擔還歸，可得資用。」便取重擔。彼於道路，復見多有劫貝紗縷及劫貝衣，甚多無主；復見多銀，亦無有主。一人見已，便棄麻擔，取銀自重。復於道路見多金聚，而無有主。時，擔銀人語擔麻者：「汝今當知！此金極多而無有主，汝可捨麻，我捨銀擔，我欲與汝共取此金，重擔而歸，可得供用。」彼擔麻者語擔銀人：「我此麻擔已好，裝治縛束已堅，從遠擔來，我不能捨，汝且自知，勿憂我也。」於是，擔銀人強奪麻擔，撲著於地而挽壞之。彼擔麻者語擔銀人：「汝已如是挽壞我擔，我此麻擔縛束已堅，所來處

10

15

20

蜚肆王復言：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，但我此見，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癡取，終不能捨。所以者何？若有他國異人聞之，便作是說：「蜚肆王有見，長夜受持，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斷捨。」迦葉！是故，我此見欲取、恚取、怖

25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復聽我說喻，慧者聞喻則解其義。蜚肆！猶如商人與其大眾，有千乘車，行飢餓道。此大眾中而有兩主，彼作是念：「我等何因得脫此難？」復作是念：「我此大眾，應分為兩部，部各五百。」彼商人眾便分為兩部，部各五百。於是，一商人主將五百乘至飢餓道，彼商人主常在前導，見有一人從傍道來，衣服盡濕，身黑頭黃，兩眼極赤，著蘅花鬘而乘驢車，泥著兩轆。彼商人主見，便問曰：「飢餓道中有天雨不？彼有新水、樵及草耶？」彼人答曰：「飢餓道中天降大雨，極有新水，乃饒樵、草。諸賢！汝等可捨故水、樵、草，莫令乘乏，汝等不久當得新水及好樵、草。」彼商人主聞已即還，詣諸商人而告之曰：

30

35

「我在前行，見有一人從傍道來，衣服盡濕，身黑頭黃，兩眼極赤，著蘅花鬘而乘

中阿含經 蜚肆經

驢車，泥著兩轆。我問彼曰：『飢儉道中有天雨不？彼有新水、樵及草耶？』彼答我曰：『飢儉道中天降大雨，極有新水，乃饒樵、草。諸賢！汝等可捨故水、樵、草，莫令乘乏，汝等不久當得新水及好樵、草。』諸商人！我等可捨故水、樵、草，如是不久，當得新水、樵、草，莫令乘乏。彼商人等即便棄捨故水、樵、草，
5 一日行道，不得新水、樵、草，二日、三日乃至七日行道，猶故不得新水、樵、草。過七日已，為食人鬼之所殺害。第二商人主便作是念：「前商人主已過險難，我等今當以何方便復得脫難？」第二商人主作是念已，與五百車即便俱進至飢儉道。第二商人主自在前導，見有一人從傍道來，衣服盡濕，身黑頭黃，兩眼極赤，著蘅花鬘而乘驢車，泥著兩轆。第二商人主見，便問曰：「飢儉道中，有天雨不？
10 彼有新水、樵及草耶？」彼人答曰：「飢儉道中，天降大雨，極有新水，乃饒樵、草。諸賢！汝等可捨故水、樵、草，莫令乘乏，汝等不久，當得新水，及好樵草。」第二商人主聞已即還，詣諸商人而告之曰：「我在前行，見有一人從傍道來，衣服盡濕，身黑頭黃，兩眼極赤，著蘅花鬘而乘驢車，泥著兩轆。我問彼曰：『飢儉道中，有天雨不？彼有新水、樵及草耶？』彼答我曰：『飢儉道中，天適大
15 雨，極有新水，乃饒樵、草。諸賢！汝等可捨故水、樵、草，莫令乘乏，汝等不久當得新水及好樵、草。』諸商人！我等未可捨故水、樵、草，若得新水、樵、草，然後當棄。」彼不捨故水、樵、草，一日行道不得新水、樵、草，二日、三日乃至七日行道，猶故不得新水、樵、草。第二商人主在前行時，見前第一商人主及諸商人為食人鬼之所殺害。第二商人主見已，語諸商人：「汝等看，前商人主愚癡不達，不善曉解，無有智慧，既自殺身，復殺諸人。汝等商人！若欲取前諸商人物，
20 自恣取之。」當知蜚肆亦復如是！若汝此見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癡取，終不捨者，汝便當受無量之惡，亦為眾人之所憎惡，猶前第一商人之主及諸商人。

蜚肆王復言：沙門鳩摩羅迦葉雖作是說，但我此見，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癡取，終不能捨。所以者何？若有他國異人聞之，便作是說：「蜚肆王有見，長夜受持，
25 彼為沙門鳩摩羅迦葉之所降伏、所治斷捨。」迦葉！是故，我此見欲取、恚取、怖取、癡取，終不能捨。

尊者鳩摩羅迦葉告曰：蜚肆！復聽我說喻，慧者聞喻則解其義。蜚肆！猶如二人許戲賭餅，第一戲者並竊食之，食一、二、三，或至眾多。第二戲者便作是念：「共此人戲，數數欺我而偷餅食，或一、二、三，或至眾多。」見如是已，語彼伴曰：「我今欲息，後當更戲。」於是，第二戲者離於彼處，便以毒藥塗其餅，塗已即還，語其伴曰：「可來共戲！」即來共戲。第一戲者復竊餅食，或一、二、三，或至眾多。既食餅已，即便戴眼吐沫欲死。於是，第二戲者向第一戲人即說頌曰：

此餅毒藥塗 汝貪食不覺 坐為餅欺我 後必致苦患

35



太虛的 「人間佛教」論

·高振農·

（題目乃「妙法」通訊編者所加。

本文原題為「中國近代佛教中的倫理思想」，本文乃節錄。）

（本文原刊於一九九二年四月《內明》第二四一期）

關於佛教道德行為究竟應該建立在甚麼佛學理論的基礎上，太虛也有其獨到的見解。他說，在佛教教義中，「有二條原理，可以合乎現代人類道德的原理：一、眾緣主伴之互成；二、唯識因果之相續」。所謂「眾緣主伴互成」，是說無論甚麼萬事萬物，它的生起，都有一個「主因」（主要原因），許多「助緣」（次要的、輔助的原因），決沒有離開「主因」和「助緣」而單獨生起的事物。所謂「唯識因果之相續」，是說宇宙間的一切事物，包括自然界和人類，它們的現象先後之間，都含有心理現象的因果道理在內。例如，我們現在所生起的一種好的或壞的心理現象的作用，都是「由過去經驗所給與，同時又可影響於將來」。這「不但個人這樣，就是社會羣眾心理，也是如此」。他認為，無論甚麼道德行為，都必須「建立在『眾緣主伴之互成』和『唯識因果之相續』的原理上方能鞏固」。他的結論是：「一切的行為，合於這兩條原理的，是道德的行為；否則是不道德的行為」。（《新青年救國之新道德》，《海潮音》十四卷二號）很明顯，太虛在這裏是把符合不符佛教的兩條根本教理，即「眾緣主伴之互成」和「唯識因果之相續」，作為衡量是不是佛教道德標準的。

關於佛教道德的作用，太虛也有專門的論述。他說：「平常人以為佛法是消極的，寂滅的，其實佛法是使一切惡業消滅，將人心改造，使之向真實美善前途發展，發展最圓滿了就是佛。佛稱兩足尊，即是福、智的滿足。換言之，即道德、智識都滿足，達到最高人格之表現。並將佛在心境上所證明到的宣說出來，使人人共聞共知，成為一個究竟改善人類生活的文化，就是佛法」。又說：「若明白佛法，不種善因，不得善果。要實現其良好之理想，必須建立人生道德基礎，當下就成為良好的行動，將世界邪說之風掃盡無餘」。他認為只有這樣，「方能建設道德文化。這種文化，才不是紙上空談的文化」。（《如何建立國民的道德標準》，《海潮音》十三卷十期）這是說，佛教道德的作用，無量無邊，也可以使一切惡業消滅，將人類改造，向真善美發展，同時可以將世界邪說之風掃盡無餘。

太虛還認為，道德之真本，在於佛教的真唯心論。他說：「真唯心論，上證乎心如性覺，出其緒餘，足以陶鑄堯、舜、華盛頓、孔、顏、柏拉圖、老、莊、托爾斯泰；非是者，則唯有為造成大盜、巨姦、妖媚、巫覡之資耳！故道德之真本，必求之真唯心論，真唯心論必求之佛

教」。這是說，佛教的真唯心論這個道德之真本，可以陶鑄出堯、舜、華盛頓、孔子、老、莊等一類聖賢人物。不僅如此，他還認為，如果能實踐這真唯心論原理之三聚淨行，就可於一心中獲得無量功德，所謂「見之家族，則家族親睦矣；見之社會，則社會輯和矣；見之國家，則國家安固矣；見之國際，則國際妥洽矣；見之世界，則世界康樂矣；見之政治，則政治清寧矣；見之紀律，則紀律修明矣；見之教育，則教育均平矣；見之學藝，則學藝昌盛矣；見之禮俗，則禮俗淳良矣；見之財泉，則財泉流通矣；見之羣倫，則羣倫整齊矣；見之庶類，則庶類繁榮矣。得其一而萬事畢，斯之謂也！」（《中華民國國民道德與佛教》、《覺社叢書》第三期）這仍然是向人們宣傳，只要信仰佛教的真唯心論這個道德的真本，就能無往而不利，不僅能造就出堯、舜那樣的偉大人物，而且能使家族、社會、世界以及政治、紀律等各方面都獲得利益。

太虛又認為，佛教道德的最好體現者是菩薩。他說，菩薩的人生觀，最主要之點是「將各各有情的心變成一個覺悟心」，亦就是人人都得到「覺悟」。有情心之覺悟，方法是很多的。但佛教不同於其他宗教，他不是教人憑藉信仰一神就可以得到解脫的。「佛法須使人人皆於自心上得到覺悟方能解脫」。而「菩薩欲令眾生覺悟」，「自己須先有很完全之覺悟」。而且菩薩「求最高覺悟之動機」，又必須是「觀有情同體平等」，從而起一種「大悲憫心」，由此進一步「確立求正覺心」，然後依正覺之力，「乃能從實際上解除眾生之痛苦，得大自由。如此，遂成為一個菩薩。」太虛認為，這種菩薩的人生觀，就是佛教道德的最好體現。他說，一個人如果能在研究佛法中得到一種菩薩人生觀，這樣要實現公民道德就不困難了。因此，他認為「我們今日最需要的，在從菩薩的人生觀去修養公民道德」。（《菩薩的人生觀與公民道德》，《海潮音》十二卷六期）。

太虛一生，提倡人間佛教不遺餘力。他反對歷來佛法之流弊，反對有人把佛教看成是「死的佛教」和「鬼的佛教」。他說：「向來學佛法的，以為只要死的時候死得好，同時也要死了之後好，這並非佛法的真義，不過

是流佈上的一種演變罷了。還有說：佛法重在離開人世的精神。但死後不滅的精神，具體的說即為靈魂，更具體的說，則為鬼神。由此，有些信佛者竟希望死後要做個享福的鬼」。（《人生佛教開題》，《海潮音》二十六卷第一期）他認為這是佛法的流弊，都是不對的。因此，他主張今後的佛教應多注意現生的問題，不要專門去進行死後問題的探討。應該着重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以指導世界人類向上發展而進步。本着這一精神，他寫下了許多有關人間佛教的文章，發展了許多有關人間佛教的講話。

甚麼是人間佛教？太虛對此作了自己的解釋。他說：「人間佛教，是表明並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，或教人出家到寺院山林裏去做和尚的佛教，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，使人類進步，把世界改善的佛教。」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呢？他認為「要先從普通一般人的思想中建設起來」。因為羣眾對於佛教的觀念，都是不正確的。他指出：「佛教到中國，雖有近二千年的歷史，差不多窮鄉僻野都有佛教，而於佛教的真相，却猶不能明瞭，故佛教的精神及力量，亦不能充分顯發出來」。一般羣眾對於佛教的觀察和了解，都是從戲劇和小說中得來的，因為「戲劇是鄉僻婦稚都能知道的」。而從戲劇、小說中得來的關於佛教的認識，往往把佛教看成是「神異的」（如《圖書集成》把佛教編在「神異」部分，世人把戲劇中的濟公活佛看成是代表佛法的和尚等）、「姦盜的」（如火燒紅蓮寺的電影把和尚描寫成都是姦邪、盜騙之類）、「閑隱的」（以為佛教清淨寂滅而和尚是無所事事的）、「朽棄的」（以為佛教是世界上最沒有用的東西，僧尼都是窮苦沒有飯吃或父母算定他們是苦命的子孩子而送出家的），這樣就把佛教的真相蒙蔽起來了。因此，太虛認為，「若要佛教真精神表現出來，須將神怪等等的煙幕揭破，然後才可見到發展人生的佛教真相」。在這方面，他有許多獨到的見解。

首先，他認為佛教是教人一種做人的道德。他說：「《心地觀經》上說有四重報恩倫理」，這就是：一、報父母恩。因為「人類的生存，比其他動物來得艱難。譬如一個小孩子，須在母胎十月，生出後由嬰孩而童年而青

年，又須父母的養育。……故一個人的成人，須由父母費去很大的辛苦勞動。所以佛教教人第一要知父母恩，報答父母，亦即世間所謂之孝道」。二、報社會恩。因為「人類生活上衣、食、住、行的需要，不但是依賴現代的社會人羣，且有藉於前輩遺留下來的業績。故我們一日的生存，皆賴上至千古，下至全球的力量供給，故須知報社會恩，即眾生恩」。三、報國家恩。「因為我們雖由父母的生育，社會的扶助，但倘有天災、猛獸的侵害，或以強凌弱、以眾凌寡的等等欺壓，演成內匪、外寇的人禍，就要有國家的組織，以有秩序的協力保障全國人民的安全。……故應知報國家的恩，人人愛國」。四、報聖教恩。因為「佛教在一切聖賢教化中，有其他的聖賢所沒有的特點，由此我們乃生起信仰恭敬的心來。以知恩報恩，即為成人的道德行為，亦即為佛教切近教人實行的道德」。太虛認為，這四重報恩倫理，是佛教倫理中教人如何做人的道德，非常重要。

其次，他認為佛菩薩不是鬼神。他說：「普通人信佛菩薩，以為是同鬼神一樣的，這是大大錯誤的！」「佛」是「覺者」的意思，與中國聖人的意義略同。「故佛非宇宙萬有的創造者，亦非宇宙萬有的主宰者，乃是宇宙萬有實事真理的覺悟者；將佛親自所覺悟的道理，如實說出來，而使人也依之去行，便是佛教。」「菩薩」也不是普通人所認為的偶像，而是「求覺的有情眾生，即隨佛修學、立志成佛的佛弟子，故皆與普通所謂鬼或神不同」。所以，「佛是使人覺悟而趨向光明的指導者，若信佛不明佛之真相，雖信佛教亦不是真信」。

第三、他認為從事正當職業無礙於學佛。他說：「佛法並非隱遁清閑的享受而教人不做事的，應對於國家、社會知恩報恩，故每人要做正當職業。因為不正當職業，如殺生害命，敗壞社會風俗等等，這是不可以做的。如何是正當職業？如農、工、商、學、政、軍、警等。……學佛不但不妨礙正當職業，而且藉着精神上的安慰，做起事來，便有系統而不昏亂，在平常人做不了的事，若學佛就能做了。明白這種道理，佛法不離世間法，所謂『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』。若能如此學佛，方稱為真正學佛」。

總之，「人間佛教，並非人離去世界，或做神奇鬼怪非人的事。即因世人的需要而建立人間佛教，為人人可走的坦路，以成為現世界轉變中的光明大道，領導世間的人類改善向上進步。」（《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》，《海潮音》十五卷一期）太虛在這裏是說，一個人覺悟了佛法原理，把佛教作為思想信仰的中心，並以此為出發點，去實行救世救人，建設人類的新道德、新秩序，從而使國家富強，人民安樂，這就是人間佛教思想的主要內容。

建設人間佛教，也就是建設人間淨土，所以太虛又對如何建設人間淨土作了闡述。他說：「佛學所謂的淨土，意指一種良好的社會，或優美之世界。『土』謂國土，指世界而言。凡世界中的一切人事、物象皆莊嚴、清淨、優美、良好者，即為淨土。」又說：「近之修淨土行者，多以此土非淨，必須脫離此惡濁之世，而另求往生一良好之淨土」。這好像「有些人以中國之環境不佳」，「艷羨美國之豐樂，於是竟脫離中國求入美籍而作美國人之意相同」。他認為這是不明白淨土之所以成立的因緣所致。因為「一切事物無不從眾緣時時變化的，而推動原事物之變化，其出發點都在人等各有情之心的力量」。所以「淨土非自然而成就的，亦非神所造成的」，它是由人等多數有情的心力創造而成。「既人人皆有此心力，即人人皆已有創造淨土本能，人人能發造成此土為淨土之勝願，努力去造，由此人間可造成為淨土，固無須離開此齷齪之社會而另求一清淨之社會也。換言之，今此人間雖非良好莊嚴，然可憑各人一片清淨之心，去修集許多淨善的因緣，逐步進行，久而久之，此濁惡之人間便可一變而為莊嚴之淨土；不必於人間之外另求淨土，故名為人間淨土。」所以，太虛強調指出：「人間淨土是要創造的」。雖然「當下的人間確是不完美的，但是人等有情如願意要去創造成淨土，並不是沒有可能的」。《建設人間淨土論》，《海潮音》十二卷一期）這是說，作為一個佛教徒，不應厭棄現實世界，而是要用自己的一片清淨之心，去改造和建設現實世界，使之變成淨土世界。

心聲

每周，我總會在一些大街小巷裡走走，看看有甚麼可拍攝下來，寫上一些感言，放在妙法通訊裡與大家分享。也許這是在年輕時當新聞記者習慣下來的動作吧！

疫情之下，可看到一些教人傷心的「街景」。你看，這家店舖無生意可做，結果要關門大吉了，心底裡却透出無比的「求生」欲望。你看，他寫着：「我要生存，我要就業，我要營業！」

這就是我們香港人的心聲。



髮型

今時今日，走在街上看看女士們的時裝、髮型亦很有趣。

日前，在一花檔看到一盤插花，那形態即聯想到年輕女士的髮型。蓬蓬鬆鬆，像不經意地插放上去，很自然。走進地鐵，那麼巧，看到一位「非洲女士」坐在車廂內，她的頭髮就是這樣蓬鬆，差不多就是這樣子，可不知道像這盤插花這樣的靈感，是不是來自非洲女郎？



街道彩虹？

香港這座城市，你行行看看可看到不少新奇有趣事物。也許我們習慣成自然，都忽略了它的趣味性，當然也少因為於環境而不得不如此這般的現實。

圖中這在狹窄的街道上飛越一道天橋，如果你在港島生活的，可能會似曾相識了。香港島最少有兩道這樣子的天橋，一是銅鑼灣與炮台山交界的清風街；另一便是本圖拍攝之地——屈地街的山道。由海旁直上薄扶林道，它像「街道上的彩虹」。不過這都是行車路，與行人無關，這條行車天橋高越十層樓，算得是「都市一景」了。



《壇經》的話……

平易近人

《壇經》之所以教人喜歡閱讀，除了它非常精闢而具深意的見解外，我想它文字淺白，那近乎口語的文字，幾乎沒有所謂「文字障」。更重要一點，是它十分「貼地」，不會玄之又玄地故意賣弄。你看以下這則文字，不像「佛經」，倒像我們在讀「菜根譚」。此則話語——

恩則孝養父母，義則上下相鄰；讓則尊卑和睦，忍則眾惡無喧。若能鑽木取火，淤泥定生紅蓮。苦口的是良藥，逆耳必是忠言；改過必生智慧，護短心內非賢。

其簡易明白，幾乎也不用我多說了。且還是試試解說一兩句，看有沒有說錯——

「若能鑽木取火，淤泥定生紅蓮！」其意是着我們做事要有耐性，要有恒心！

「忍則眾惡無喧」，可能表面上有點「摸不着頭腦」，因為「無喧」兩字吧？其意即謂：如果我們凡事忍受一下，則那些惡言惡語自會平息。

戒·慧·定

踏入妙法寺，很觸目的就是牆壁上寫上那句——

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

這是「戒、定、慧」，也是佛教裡十分重要的內容。《壇經》也有談到這方面的——

「諸惡莫作為戒，諸善奉行為慧，自淨其意是定。」

「戒、定、慧」三者，並不是三個先後的進階，而是我們在一生中，這三者都是互動的，互相警惕、互相勉勵。當然一切以「戒」為先，如果面對惡行也不起「戒」，則我們如何行善？所以，有一句「以戒為師」！可見戒惡行之重要。

至於那一句「是諸佛教」又是甚麼意思呢？那一組文字即是告訴我們——戒、慧、定，其實都是所有佛經裡說的，都是共同奉行的。

「自淨其意」，便是着我們好好修行，好好地淨化心境。這就是禪定了。



口念心不行

《壇經》裡有一句：「善知識，世人終日口念般若，不識自性般若，猶如說食不飽。」

讓我們先來撥開「文字障」，所謂「猶如說食不飽」，不要用現代思維去理解以為「食極唔飽」。這裡的意思，其實是指「得個講字」，即是：「我們只係口頭上講食而沒有真正去食，會飽肚嗎？」

當我們理解了這一字意後，則惠能大師說的這句

話的意思便不難掌握。

它意思是：「如果我們只是口念佛經而不真正去理解，有用嗎？——

如只看食譜而不去煮食，你會飽肚嗎？」

這句話就讓我們認識到「口念心行」的重要，正好指出世間一般人只是一味的念經而不去深入體會理解。

惠能這句話特別強調「世人終日」這四字，也可見得，長久以來人們都普遍地犯上這毛病。

實 踐

佛經裡苦口婆心地勸說世人不要只是口念而不去認真修行，這是無濟於事。惠能在《壇經》裡也以「飽肚」作比喻。其實《楞嚴經》裡也早有類似的勸說，我們且來看這一句——

「雖有多聞，若不修行，與不聞等，如人說食，終不能飽。」

這是《楞嚴經》說的，弘忍大師這「禪宗」的承傳，也是從《楞嚴經》切入。大弟子神秀也一直堅持他的「漸修」。所以，無論是所謂「北宗」、「南宗」；「漸悟」、「頓悟」，都是殊途同歸，是形式的不同吧，其宗旨、目的都是一樣。

好了，讓我們談回《楞嚴經》裡這句話。所謂「多聞」，即是指見聞廣闊、博學多才！但如果我們不實在地放在修行上，則博學多才也無用，用句我們的常用語，那叫做「空口講白話」，得個講字而已。這就好比所謂「畫餅充饑」。畫餅又豈能飽肚？你得進食才可。反而「望梅止渴」還有點兒道理，那是「條件反射」，心理起作用而生津。當然，你首先要知道或者嘗試過梅的功能，明白梅的生津作用。

我們經常講「坐禪」。何謂「坐禪」？真是眾說紛紜，甚至是佛門中有學識、有見識者對此亦有不同的說法，雖然不是兩個極端，畢竟還是有所差別。那麼，怎樣才算「坐禪」？

我們且看惠能大師的看法，他不是反對「坐禪」，他反對的是「枯坐」，在《壇經》裡我們也可以看到他這方面的說法。

「坐禪」

「住心觀淨，是病非禪。長坐拘身，於理何益？」

這就是反對枯坐了，所以他指出長時間地坐着，有甚麼益處呢？那是「病態」行為，重要的是我們要打開心扉，去思去想，即使「行行企企」，亦是「坐禪」呀！

在其他一些大師的言談裡，也有很多類似的話，譬如在《古尊宿語錄》裡，我們看到這樣一句話——

「磨磚既不成鏡，坐禪豈能成佛！」

這則典故，是經常被引用，相信不少人都看過。不過這裡倒得有點說明，所謂「坐禪豈能成佛」，說的便是那徒具形式的枯坐。

輕視別人

每次讀《壇經》，讀到那一句總會聯想到毛澤東說過的一些話，譬如他說：「人民，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！」（大意如此）看來，毛先生也是喜歡讀《壇經》的。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，說「毛主席認為《壇經》是人民的佛經，他向群眾推荐！」

那麼，令我聯想到毛先生話語的那句《壇經》語，又是甚麼話？

就是這一句——

「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沒意智。若輕人，即有無量無邊罪。」

惠能大師這句話還頗「唯物辯證」。「地位低微的人，也有很高很好的智慧，而所謂『上等人』，也有愚蠢的，很多時其所思所想更會被智慧埋沒！」（大抵就是指「自作聰明」吧。）

緊接的一句是警惕我們：如果輕視別人，不但是罪過，而且是很嚴重的罪！

你看，惠能之言，不是很有現實意義嗎？人人平等，人人都具清淨心。

超越時空的「奇特之地」 ——廟街——

陳青楓

如果你想多了解香港的「平民生活」，我倒有一個好介紹！——到香港九龍油麻地廟街去。

這一帶可以說是香港平民生活的縮影，而且是「超越時空」的縮影，你可以在這裡捕捉「香港百年」。這真是一個欲了解香港生活歷史的深度遊好去處。

首先，它為何稱為「廟街」？主要是這裡有一座歷史久遠的天后廟，且為了形成一個群組，把多個民間小廟也搬到這裡來，所以才有名副其實的「廟街」。這座天后廟所在地，其實是俗稱「榕樹頭」，就因為廟前的空地原有十多棵榕樹。在榕樹下又擺設了一些長椅，它

是一個小廣場。能在廟前有一個小廣場，在寸金尺土的香港實在難得，只可惜這個「街坊廣場」經常被一些枯坐長者或者遊蕩者佔坐了，其他到來廟宇進香者或遊客，鮮會坐下來的，你說這是它的「特色」也未嘗不可。

廟街這「平民生活場」就以這榕樹頭的天后廟作為一個中心點。日間，你還不覺得怎樣，黃昏之後便開始「動」起來了，它是香港著名的「夜市街」，有「魚蝦蟹」食檔，有做遊客生意為主的「小工藝品街檔」，這才是主要「內容」對本地客吸引不大，它主要是一般遊客買小紀念品之好去處。就像我們到外地旅遊，總會到這類小



買賣的地方走走看看。

最有趣，最具特色的，恐怕是圍繞着這座天后廟而擺設的「風水相攤檔」。細數下來，我看最少也逾百檔了，批命、看八字、看掌相、計紫微斗數，以及塔羅牌等等，有一個時期我還看到「雀仔占運程」的，真是包羅萬有。我相信在當今世上沒有哪一個地方在這方面有這樣的「熱鬧繽紛」。

廟街，其實還有一個頗教人懷念的地方，——說懷念，是因為今時今日沒有了，那是所謂「平民夜總會」。在「天后古廟」旁的橫街轉角處，每個晚上，特別是炎炎夏日，會有一唱粵曲的露天歌壇。電影《新不了情》也以此作素材寫上一筆。

今天，沒有了。但歌壇却沒有停下來，它延續了近



百年的歌壇發展。但時代畢竟不同了，粵曲在今天已不僅是聽，而是「阿拉也OK」地唱起來，這當然是拜「卡拉OK」所賜。

拿起咪唱「卡拉OK」，對一些粵曲愛好者來說未能盡興，他們喜歡有樂師現場伴奏的，於是有些歌壇便出新招——可以讓你上臺獻唱一曲，但要盛惠五十大元。

這除了有駐場歌手外，還有「玩票」的客串一曲，真是各取所需。在上世紀歌壇可沒有這樣的「奇招」。

此時此刻，瘟疫肆虐全球，香港的這個小小地方也不能倖免了，廟街這些地方顯得冷清，在過去「無災無難」的日子，特別是仲夏之夜，這個榕樹頭的夜市可真的很熱鬧。

說「廟街」是香港百年超越時空的「縮影」，當教人聯想到那永不褪色的「風花雪月」。

百年前，這油麻地一帶也是烟花地，香港島那邊有「塘西風月」，這邊則有「麻棟花國」。性質是大同小異的，所不同者，是「級數問題」，相當於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的西片電影院，一級的上映首輪電影，次級的便是重映的二輪片，二輪片票價便宜得多。「麻棟花國」就像「二輪片影院」，如此而已。

但說它「百年超越時空」，指的是那類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」的「花事」。百年來，油麻地一帶從沒有停止過，不同的只是「花樣」而已。所以說，這個地方對遊客來說，真是一個你不去了解一下也不好說作過香港遊的「奇特之地」。





閒與閑

有位朋友，姓名中有個「嫻」字，她再三聲明，請不要弄錯我這個「嫻」字呀，是嫻不是閑，即是門字藏木不是藏月！

我好奇，兩者有不同嗎？平時我們不是「閒」、「閑」互用的嗎？讀音也是一樣，也許如果用到姓名上，最好不用混淆吧。

雖然我們今天一般已「閒」、「閑」互用，連帶關係，則女字旁的「嫻」、「嫻」也互用起來，但實際上閑與閒就字本身也是有所區別的，譬如我們說「閒情」，可以寫「閑情」，但如果是「閑杆」，則非木字不可，可不能寫作「閒杆」。

看着這個「閒」字，越看越有意思。不是嗎？從門內看出去，看到一個月亮，那真是可添一分閒情。——如果你不想從門內看出去而是把「月」藏於門內，這也可以聯想到一分閒情的，總之，一個「月」字就無論怎樣也會教人想到「閒」，即使是月字旁的字也可如此，譬如「朗」、「明」、「朦朧」，一下子便想到「閒」了，但如果用個「閑」字，總是有點「殺風景」的。

我們今天寫這個「門」的簡化字，或者與「門」有關的如間、悶等等，都寫成「门」，也許被誤會純粹是今時今日的簡化字，其實不然，兩千年前的草書已這樣寫了。今天很多簡化字，本來就是古時的草書。



門內藏甚麼

講開這個「門」字，真可以多說幾句。門字所藏的字，很多時看起來既形象化又教人會心微笑。譬如這個「悶」字，把心用門關起來，真是好「悶」。「聞」字呢？內邊藏個「耳」字，令人想到「耳門」，聞，不就是需要打開耳門嗎？

還有，這個「闖」字也有趣，一匹馬被關起來，一旦把門打開，那匹馬立即飛奔亂闖了。門中藏馬為「闖」，很有動感。門內藏個「口」，當然是問了；門字藏「一」劃，有趣，即是叫你「門埋個口」。——兩片咀唇不就是上下兩扁門嗎！